



# 屈騷的悲憤哀慟

● 張垣鐸\*

## 一、前言

《楚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是〈離騷〉。

〈離騷〉一詞，有多種說法，今列舉代表性的六種說法如下：

1. 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2. 王逸《楚辭·離騷經章句》引班固〈離騷贊序〉：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
3. 王逸《楚辭·離騷經章句·序》：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4. 游國恩：離騷，即楚之古曲〈勞商〉。<sup>1</sup>
5. 楊柳橋：離騷即是「舒憂」、「陳憂」，也就是「抒憂」。〈離騷〉中有「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之句，正是全篇主題之所在。<sup>2</sup>
6. 王錫榮認同王逸的觀點，卻別出新意，認為〈離騷〉乃是寫屈原與楚王離心的憂愁。<sup>3</sup>

可見〈離騷〉是楚王背棄與屈原「變法革新圖強」的共同理想，屈原被懷疑疏遠

\*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sup>1</sup> 游國恩：《離騷纂義》，（臺北市：明文書局），1982年4月，頁6-7。

<sup>2</sup> 李曰剛：《中國文學流變史（二）辭賦編》引，（臺北市：聯貫出版社），1971年8月，頁29。

<sup>3</sup> 參見張如松主編：《中國詩歌史—先秦兩漢》，（高雄市：麗文書局），1994年5月，頁216-217。



放逐後，用來發抒憂愁，宣明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的原則與決斷的作品。

我們研讀〈離騷〉，發現「忠怨」之情，正是屈原創作〈離騷〉的主要動力。屈原信守正義，直道行事，竭盡忠誠智謀，事奉楚王；想不到遭到小人的誣陷，可說困窘到了極點！屈原誠信謀國，卻被楚王懷疑；忠心事主，卻遭小人毀謗；怎能沒有怨憤呢？屈原所以創作〈離騷〉，原來是為了抒發內心的怨憤呀！因此，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如此說：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離騷〉全文，滿溢著屈原的忠怨之情，從而形塑作品悲慟的根源。

## 二、正文

屈原控訴，因為奸小的嫉賢妒能，造謠中傷；楚王的昏聩愚昧，反覆善變；人才的失質變節，苟合取悅；社會的腐朽沉淪，污濁迷醉；造成自己一生艱辛困頓，危厄險隘，以及「變法革新圖強」理想破碎幻滅的悲憤哀慟。現在一一陳述如下。

### (一) 奸小的嫉賢妒能，造謠中傷

屈原秉持原則，忠蓋謀國，悲憫百姓，培育人才，以為國用的種種為國家千秋萬世而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擘畫，嚴重地威脅侵害到舊有貴族勢力在政治經濟上的既得利益。他們為了捍衛維護自己的利益，互相串連勾結，群起反對，嚴詞抨擊，甚至不惜造謠中傷，抹黑醜化，羅織構陷，遏壓排擠，無所不用其極地挑撥離間屈原與楚懷王的互信關係。

#### 1、上官大夫抹黑醜化

《史記》記載，屈原奉楚懷王命令，起草法令，尚未定稿，不巧被同僚上官大夫發現；上官大夫想奪取這份法令的草稿，俾便向懷王爭寵邀功，屈原不給。於是上官大夫就在懷王面前造謠詆毀屈原恃才傲物，誇耀功勞，目中無人，自以為是：

上官大夫與之（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平。（〈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在〈九章·惜往日〉一文，悲切地追訴這次椎心不堪的冤屈苦痛：

惜往日之曾信兮，愛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厯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

正當君王恩寵器重自己，志同道合，傾全力決斷嫌疑，建立制度，變法革新，造福百姓，光大王業，富國強兵的關鍵時刻；奸臣卻無所不用其極的無中生有，以假亂真，惑上欺下，一手遮天，嫉妒誣陷傷害自己。君王誤信奸臣讒言，不分是非曲直，盛怒之下，拔除自己的一切官職，並且疏遠放逐自己。自己蒙受天大的冤屈，卻無處可申。

## 2、奸小變本加厲

更有甚者，屈原在外交上，主張「聯齊抗秦」的親齊路線。他深知天下大勢，取決於齊、秦、楚三國國力的傾軋消長。秦國日益壯大，野心日熾，已威脅到楚國的安全。齊國國力日衰，雖然失去問鼎中原的機會，卻意外成為秦、楚爭相籠絡締交的對象。楚懷王十一年，以合從首長的身分率領齊、燕、趙、韓、魏、楚六國聯軍攻打秦國，無功而返，使得楚國威力大挫，懷王憂心忡忡。相對的，秦國伺機兵出函谷，吞滅諸侯，兼并天下的形勢，已如箭在弦上了。這時，屈原奉懷王之命，出使齊國，終於締結兩國友善協防的關係；秦國東向的企圖受到壓制，投鼠忌器，引以為患，亟思破解的方法。後來，懷王與屈原因為上官大夫的讒陷而漸行漸遠，秦惠王認為有機可乘，於是先發制人，派遣張儀前往楚國，從中破壞齊楚協防的盟約。

張儀口才便給，長袖善舞，重金賄賂上官大夫、靳尚，並且透過二人，將魔手伸向懷王身邊的寵姬鄭袖、幼子子蘭與信臣司馬子椒等人。這些人結為利益的共犯體，目無法紀，收取賄金，排擠忠良，誤導懷王，企圖一手遮天，公然介入左右楚國的內



政、外交，置國家安危於度外，他們引薦張儀晉見懷王。張儀洞悉懷王貪婪善變、優柔寡斷的性格，佯裝送給楚國商於六百里之地，誘騙懷王斷絕楚齊的合從關係。屈原雖遭疏遠，依舊挺身而出，極力勸諫懷王千萬不可輕信張儀的謊言，中斷與齊國的關係，反而更應該貫徹「聯齊抗秦」的外交策略，因為這是楚國面對強秦侵奪，永續存活的唯一途徑啊！懷王聽後，嗤之以鼻，且坐實上官大夫「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的言論，於是不假思索地把屈原趕出朝廷，放逐到漢北一帶。

面對奸小的嫉賢妒能，造謠中傷；面對朝臣的目無法紀，收取賄金；面對自己的失意困頓，委屈羞辱；屈原悲憤地控訴：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離騷〉）。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離騷〉）。

奸小不僅嫉妒屈原，造謠中傷，而且狼狽為奸，串連勾結，投機取巧，違反規矩，更改法度，背離正道，追隨邪惡，競相苟合取悅，習以為常。甚至於眼迷心亂，好惡殊方，香臭顛倒，是非不分。

這就是屈原所承受的來自奸小嫉賢妒能，造謠中傷的悲慟。

## （二）楚王的昏聩愚昧，反覆善變

楚懷王非但無能洞察屈原對自己的一片忠心，非但忘記自己和屈原曾經擁有過的共同的理想、願景與熱忱，以及為國家富強，社會繁榮，百姓幸福而勳力以赴，合作無間的誓約；甚至於反過來聽信上官大夫的讒陷與奸小的嫉妒，盛怒之下，不由猜疑疏遠屈原，不再信任倚重。屈原百口莫辯，只得屈心抑志，忍尤攘詬：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離騷〉）

〈九章·抽思〉一文也震悼怛傷地說：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余言而不信兮，盍為余而造怒……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聳而不聞。

但屈原仍然善潔自持，忠言直諫，擇善固執，而不隨波逐流。他知道遲早會遭到重大的禍患，因此，對懷王聽信奸小讒惑之言，疏遠放逐自己，早就有了心理準備。屈原最痛心疾首、摧肝塌肺的，莫過於懷王的昏聩愚昧，反覆善變，竟然自毀聯齊抗秦的外交策略，陷國家於萬劫不復的絕境：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離騷〉）。

史書記載，懷王利慾薰心，鬼迷心竅，竟然輕率答應張儀的條件，片面與齊國絕交，並且派遣使者前往秦國，準備接納商於六百里土地。張儀裝瘋賣傻，睜眼瞎說，強詞狡辯，當初只許給六里寸地，絕非六百里。懷王接到這個意外的消息後，才知道中計受騙，怒不可遏地傾全國軍隊，兩次和秦國在丹淅（一作丹陽）、藍田交戰；結果，折兵損將丟地，大敗而歸，貽笑國際。懷王悔不當初，把被放逐在漢北的屈原召回朝廷，任他為三閭大夫，再次派他出使齊國，修補兩國關係。秦惠王不想橫生枝節，毀了張儀連橫破敵的計謀，於是以奉還前所占楚國漢中地，主動向楚國示好議和。懷王餘怒未消，傳話給秦惠王，只想得到張儀，加以誅戮，方才甘心。張儀有恃無恐，自告奮勇，隻身來到楚國，秘會上官大夫、靳尚、鄭袖、子蘭、司馬子椒等貪贓枉法的犯罪集團，重金厚幣賄賂他們。他們紛紛向懷王進言，設辭詭辯，極力為張儀脫罪。懷王昏聩愚昧，不知記取教訓，竟然把張儀釋放回國。這時，奉派到齊國修補兩國關係的屈原，接到消息，星夜兼程趕回，質問懷王，為何不殺張儀。懷王悔悟，派人追捕張儀，卻已經來不及了。

秦昭王即位後，繼續執行破壞齊楚協防的計謀，派遣使者前往楚國，厚賂懷王，勸懷王背棄從約，與為婚姻，共結兩國之好，懷王欣然同意。其後，楚國的外交失度，時而合秦，時而聯齊，國事蟾蝸，焦頭爛額。懷王三十年，秦昭王派人送信給懷王，願意和懷王在武關會盟，盡釋前嫌。終於引爆楚國親齊派與親秦派的決裂。親齊派



的屈原極言秦乃虎狼貪殘之國，素無誠信，勸王勿行。親秦派的子蘭則以不赴會，適足示弱於秦，且失去與秦交好的機會，極力慫恿懷王赴會。懷王瞻遲猶疑，終於決定前往，果真中了秦國伏兵之計，被挾持到咸陽，受盡侮辱。

面對奸小示弱，結歡強秦，不顧懷王安危，這種飲鴆止渴，與虎謀皮的短視急功近利，屈原不禁憂心忡忡地預警，懷王的反覆善變，自毀立場，會讓國家寸步難行；奸小的偷安逸樂，目無法紀，會陷國家於浩劫：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離騷〉）。

楚國朝臣以為國不可一日無君，互相商議，擁立太子橫為新王，是謂楚頃襄王，並且派人傳告秦國。秦昭王大怒，興兵伐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三年後，屈原預警成讖，懷王客死秦國，楚秦絕交，引發楚國更大的危機。

頃襄王任幼弟子蘭為令尹，國人都不諒解當年子蘭慫恿懷王前往武關與秦相會而被挾持受盡侮辱客死秦國的恥辱，紛紛嚴詞抨擊。子蘭不知反省，竟誤會怨怪屈原在背後唆使挑撥，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更為了避免貪贓枉法收取賄金出賣國家的秘密東窗事發，於是聯合上官大夫、司馬子椒等犯罪集團，在頃襄王面前大力詆毀構陷屈原的百般不是。頃襄王明知子蘭等人諂誤懷王，非但不察治其罪，反而聽信他們的讒言，再次把屈原放逐到沅、湘僻遠之地。

這就是屈原所承受的來自楚王昏聩愚昧，反覆善變的悲慟。

### （三）人才的失質變節，苟合取悅

屈原原本冀望自己擔任三閭大夫，掌教昭、屈、景王族三姓子弟的時候，為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高揭變法革新的大旗，所精心培育出來的人才，能挺身而出，伸張正義，為自己討回公道。無奈人心叵測，在貪婪競進、需索無度、寬容自己、算計別人、各懷鬼胎、心生嫉妒的社會歪風，以及「西瓜偎大邊」的政治現實下，逼使這些人才失質變節，紛紛棄他而去，葬身在名疆利索的慾海中：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眾皆競進以







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離騷〉）。

屈原的苦心白費了，屈原的冀望落空了，屈原原本一心一意指望學有所成貢獻國家社會的這批他精心培育的人才，竟然墮落不堪到這個地步，教他如何不傷心欲絕，教他如何不嚎啕痛哭。尤有甚者，原本在朝中和他沆瀣一氣，志同道合，善潔自持，引為奧援的同僚，也抵不過奸小權臣的利誘威脅，而紛紛背棄原則，摧毀理想，阿諛諂媚，鑽營求進，隨波逐流，迷失在功名利祿富貴榮華的歧路中。屈原藉著芳草的失質變節來傳達內心的惋惜與悲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慝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離騷〉）。

〈九章·惜誦〉中，屈原進一步藉著巫覡厲神的占卜，明確地指出，在奸邪眾口鑠金的讒陷下，自己空有宏偉的志向理想，卻得不到任何人的奧援，不免危難孤獨。這群自己寄望良深，曾經一度相挺支持自己的人才，最後竟然倒戈相向，背離「變法革新圖強」的初衷，更讓自己痛心鬱結：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志堅而不忍。

背膺畔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殷光熹先生說：「他對眾芳變質顯得特別痛心，難怪他在詩中一再譴責。這與屈原的實際生活感受有關，因為過去他曾培養或扶持過大批人才，當他被疏遠、放逐後，那些『風派』人物就紛紛倒戈，投奔靳尚等權貴的懷抱，與屈原為敵。這雖然是歷來官場上常有的現象，但對主張賢人治國的屈原來說，確乎是一次沉重打擊，內心深感不平和憤怒，自然會通過作品流露出來」。<sup>4</sup>

這就是屈原所承受的來自人才失質變節，苟合取悅的悲慟。

<sup>4</sup>殷光熹：《楚辭論叢·〈離騷〉中的象徵手法和象徵系統》，（成都市：巴蜀書社），2008年3月，頁111。

#### (四) 社會的腐朽沉淪，污濁迷醉

面對著奸小的嫉賢妒能，造謠中傷；楚王的昏聩愚昧，反覆善變；人才的失質變節，苟合取悅；屈原尚存有最後的一線希望，希望社會輿論發揮正義的力量，共同制裁打擊這股尸位素餐，蝕害國本的醜陋邪惡黑暗的惡勢力。但是屈原心碎了，屈原絕望了，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個「黑白不分，上下顛倒；忠良困厄，奸邪得志；玉石並陳，賢愚雜處；才智之士，請纓無門；英雄俊傑，普遭埋沒」的昏亂危急的國家：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笱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九章·懷沙〉。

他置身的是一個「賢秀被疏遠放逐，邪愚獲寵幸進用」的烏煙瘴氣的王朝：

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九章·涉江〉。

屈原曾經藉著老姊女嬃的口中，把滿朝貪賊枉法的奸邪之徒比喻成臭惡之草，來痛斥那個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善惡不察、結黨營私的腐朽沉淪，污濁迷醉的社會：

薺荼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予聽〈離騷〉。

屈原也曾經通過靈氛的卜辭，透視那個黑暗迷亂，善惡不分，好惡乖異，美醜錯亂，忠奸不辨的醜陋罪惡的社會：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離騷〉。

屈原曾經想像駕虯龍，坐鳳車，乘著長風，騰空而上，神遊天宮。儘管路途漫長遙遠，他仍然上下求索，希望找到能夠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烏托邦。等他好不容易來到天宮門前，想要拜見天帝，向天帝問個究竟，討個公道，不意竟遭到帝閻的冷落排斥。這才驚覺，原來天上人間一樣都是斥賢妒能，昏暗迷亂，不禁心碎：

馳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離騷〉）。

這就是屈原所承受的來自社會腐朽沉淪，污濁迷醉的悲慟。

### （五）理想的困頓難酬，破碎幻滅

屈原仍不死心，繼續漫游天界，庶幾覓尋能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國度。他求尋天帝之女瑤姬而不見，再求青帝的侍女也不得，三求伏羲之女宓妃，可惜宓妃自恃美貌，傲慢無禮，不符自己理想，只得棄而另覓。天界沒有理想的佳人，只好重回人間，再次求索。遙望高聳的瑤臺，忽見有娥國的美女簡狄，想一親芳澤，卻被高辛（帝嚳）捷足先登。於是趁少康未娶二姚為妻，欲與其婚訂，卻又擔心媒人辭拙，不為其父所信而未果：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離騷〉）。

王濤說：「文中對女性的追求，暗喻對其政治理想的追求；追求女性的失敗，意味着理想的幻滅。詩人風塵僕僕地往來奔波，求一女不成，再求一女，竟至連求六女，形象地反映了他為實現其理想而努力奮鬥的曲折過程和始終不渝的精神」。<sup>5</sup>

這就是屈原所承受的來自理想困頓難酬，破碎幻滅的悲慟。

<sup>5</sup> 王濤：《屈原賦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7月，頁145。

### 三、結論

屈原徘徊汨羅江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對著奸小的嫉賢妒能，造謠中傷；楚王的昏聩愚昧，反覆善變；人才的失質變節，苟合取悅；社會的腐朽沉淪，污濁迷醉；想起一生變法革新圖強政治理想的困頓難酬，破碎幻滅；忍不住擡頭望天，喃喃自語：「算了吧！楚國既然沒有人了解我對國家君王的一片忠心，我又何必苦苦的眷戀著故都呢？既然沒有人能夠和我共同推行理想美善的政治，我發誓必將追隨九泉之下的先賢—彭咸，絕不妥協屈從」：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五月五日，屈原縱身一躍，自沉汨羅，以死明志。讓汨羅江掀起的雪白浪花洗盡他一生的冤屈，讓汨羅江悠悠的江水為他譜出兩千三百年來撼人心弦、引人共鳴的一首悲慟的哀歌。

